

日常语言与形而上学^{*}

——基于转换语法的形而上学分析可行吗？

戴晓玲 黄 敏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 210048; 中山大学, 广州 510335)

提 要: 从研究语言入手研究形而上学, 有逻辑学和语言学两条路可走。万德勒运用转换语法技术区分事实与事件这两个语义范畴, 并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于相应的形而上学存在物。这项研究假定, 能够分离出独立于语法的语义范畴, 从而能得到独立于语言的存在物类别。但是, 对万德勒例子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事件与事实的区分中起作用的是语法而不是语义范畴。至少有些语义范畴不能从语法中分离出来, 这就对通过语法研究来研究形而上学提出质疑。如果语义范畴不独立于语法, 那么从语法研究将得不到形而上学。

关键词: 转换语法; 形而上学; 事件; 事实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090-7

Language and Metaphysics: A Case Study on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Dai Xiao-ling Huang min

(Zhongshan Vo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48, China;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335)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metaphysics, the logical and the linguistic. Zeno Vendler, using transformational techniques, distinguishes two semantic categories of facts and events respectively, and actually regards them as differing and separable classes of metaphysical beings. In doing this, he proposes that independent semantic categories could be isolated, and that corresponding classes of beings that were independent of language could thereby be derived. But further research on Vendler's cases shows that it is not semantic categories but grammar that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ng events and facts. At least, some semantic categories could not be isolated from grammar, and this casts doubt on the efficacy of th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metaphysics. If semantic categories are not independent of grammar, we could not derive metaphysics from grammar research.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metaphysics; event; fact

1 引言

像斯特劳森和奥斯汀这样的日常语言哲学家都同意, 关于日常语言意义的哲学研究与关于实在的研究以非常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Strawson 1992: 81, Austin 1956: 182)。这种联系就体现在形而上学上。因此, 虽然他们并不同意戴维森采取的形式化方法, 但是会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同意他的这段话: “说明了我们语言的大部分特征, 也就说明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 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式便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 (Davidson 1977: 199)。从一个弱化了的前提出

发, 通过研究语言的意义来研究形而上学, 只不过是在贯彻这样一个朴素的直觉: 如果不参照实在世界的特征, 就无法刻画语言的意义。例如, 要理解“休谟这个人是幸福的”这句话的语义, 不承认人这一类事物存在是不行的, 并且还要加上一条: 休谟就包含在这类事物中。

形而上学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斯特劳森和奥斯汀都承认, 这种联系的基础是语言的使用者身处世界之中这一事实。斯特劳森关于意义研究的出发点是, 语言被身处具体语境中的人用来表达信念 (Strawson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知识论研究”(11CZX024)的阶段性成果。

1969);而奥斯汀则把关于指称与真的理解建立在使用语境的约定性的框架中(Austin 1950)。这样,实在的一般特征就通过使用信念的一般特征体现于理解语言的方式中。形而上学与语言的另外一种联系方式则是,形而上学作为实在的一般特征“内置于”语言,从而可以在撇开使用行为的情况下从关于语言本身的研究中抽出形而上学观点。本文所要考察的就是这后一种方式。

粗略地讲,形而上学就是对存在物进行分类的工作。从关于语言的研究中抽出形而上学结论的工作,可以在按需扩展的一阶逻辑中进行,如戴维森利用的塔斯基定义(Davidson 1967),也可以在转换语法的框架内展开,如本文主要讨论的万德勒的工作(Vendler 1970)。按后面这种方式,可以区分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间有意义的搭配和无意义的搭配,把能够与一组动词短语搭配的名词短语和不能与之搭配的名词短语分开,由此区别出不同类别的名词短语以及对应的存在物类别。如“酣睡”、“逃走”、“死亡”、“迷路”这样的动词能够与“狗熊”、“士兵”、“克林顿”这样的名词搭配,但不能与“云”、“运动会”、“方程式”搭配,两类名词按照这个标准区分开。在转换语法的理论框架中,这种搭配上的选择性是对语言使用的行为表现的描述,而对这种描述则要求一种语言能力上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规范性的,它要求对没有出现过的搭配进行筛选,以确定哪些搭配应当出现。

但是,这个理论目标会遇到困难。如果搭配关系是单个动词短语与单个名词短语之间建立的关系,那么除非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搭配,我们无法确定以后是不是应该出现。如果承认只有出现过的搭配才是应该出现的,我们就得不到想要的规范性的解释。

我们可以假定,对于短语的上述分组不是外延性的,也就是说,存在着独立的限制,使得我们可以预先确定,某个短语是否属于某个组,这样就得到一些范畴。可以以范畴间的搭配关系作为前提,对特定短语间的搭配实施解释。两个特定短语可以搭配,就意味着属于相应范畴的其他短语也能搭配,无论这些搭配是否曾经出现过,借助于范畴实施的解释不是贫乏的。

在短语中区分范畴面临两个不同的任务:其一,属于该范畴的短语应该在搭配中处于何种位置;其二,在能够占据同样位置的短语中,它们应该与哪些短语搭配。按前一种方式区分的是句法范畴,按后一种方式区分的则是语义范畴。如在

“士兵逃走了”这个句子中,“士兵”这个短语占据主语的语法位置,而能够占据这个位置的短语都属于名词短语这个句法范畴。前面提到的关于两类名词短语的区分则是语义范畴。“运动会”这个词虽然也可以占据主语位置,但不能与“逃走”搭配形成有意义的句子。因此,“士兵”与“运动会”这两个词虽然能够属于同一个句法范畴,但不属于同一个语义范畴。

在转换语法中,语义范畴与句法范畴按上述界定自然地区分开了。一个短语属于何种语义范畴,这一点并不是其搭配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反过来决定这种搭配关系的东西。这意味着句法特征不足以决定短语属于何种语义范畴。因此,自然的想法就是,语义范畴是短语的语义特征,它表明短语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在转换语法中,语义范畴和句法范畴彼此独立,它们分别作为短语的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记入词库(lexicon)。这样,一个句子的语义就由句法规则和词库共同决定。就哲学感兴趣的范围而言,转换语法表明句子的语义如何由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从而表明如何把语义范畴分离出来。

正是在这条思路下,语义范畴的划分产生了形而上学后果。只要把语义理解为词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只要这种对应关系是由词库确定下来的,体现于词库中的语义范畴就对应于事物的类别,即形而上学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存在(being)的基本类别正是由述谓的格所标出的。因为有多少个这样的格,‘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Aristotle 1928: 20-25)。这里,述谓的格就是语义范畴。若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being”理解为存在物,我们就得到了当代分析哲学传统所理解的形而上学范畴。

语义范畴与形而上学范畴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中看出。为了解释“章鱼感到疼痛”这个句子为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们会这么说:“章鱼是有生命的,而有生命的东西都能感到疼痛”。这个解释引入了一个语义范畴,即“有生命的事物”,从而说明,由于“章鱼”这个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它能够与“感到疼痛”这个动词短语搭配。这个解释要能够成立,就必须承认存在有生命的事物。有生命的事物就是一个形而上学范畴,一个语义范畴承诺了一个形而上学范畴。

2 语义范畴?

有了这个背景,就可以进入本文的主题,即万

德勒在《哲学中的语言学》中对于事件与事实的区分。万德勒所作的就是区分出事件与事实这两个语义学范畴,然后由于前述对应关系,这两个语义学范畴之间的区分意味着形而上学范畴上的区分,即事实与事件是不同的两类存在物。

按万德勒的思路,我们先区分出两类名词短语,即完全动名语(perfect nominal)和不完全动名语(imperfect nominal)(万德勒 2002: 217)。和万德勒一样,我们也以英语为对象展开讨论。所谓动名语,就是把一个句子转换成名词短语所得到的语法单元。在英语中,动名语通常包括名词从句、不定式、动名词以及由动词转化而来的真正的名词短语。完全动名语与不完全动名语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保留句子中的动词短语结构(动宾结构或系表结构、助动词、情态动词、事态等),而前者则去掉了这些结构,代之以名词短语中的形容词成分。因此,名词从句和不定式都属于不完全动名语,转化成真正名词短语的是完全动名语;动名词在保留了动词短语结构时属于不完全动名语,否则就是完全动名语。

下面两组动名词中,①属于不完全动名语,②则属于完全动名语(按照语言学文献的惯例,在错误或者病态的语段结构前面,我们标上“*”,而在其正确与否还不能确定的结构前面标上“?”):

① his having arrived unexpectedly, his dying painfully, his cooking the dinner;

② his unexpected arriving, his painful dying, his cooking of the dinner.

不完全动名语在排除了时态和助动词后,把副词成分换形容词成分,就可以得到完全动名语。如果动名词短语中带有宾语,则要转换成所有格形式。带所有格的只能是名词短语,而带有时态、助动词或宾语的,只能是动词短语。完全动名语完全褪掉了动词短语的特征,不完全动名语保留了这些特征,但在句子中却承担了名词短语的语法职能。尽管不完全动名语具有名词短语的职能,但在语法结构上却排斥名词短语。下面的混合结构是不合语法的:

- ③ * John's quickly cooking of the dinner;
* John's having cooked of the dinner;
* John's being able to cook of the dinner;
* John's not revealing of the secret.

最后一个短语之所以不合语法,是因为否定词决定后面所接的成分具有动词的语法功能,而所有格则要求名词的语法功能,这两者相互冲突。

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把动名语划分成两类,在分类上是周延的。

接下来,万德勒希望做的是,把完全动名语和事件对应起来,而把不完全动名语和事实对应起来,然后按照前述在搭配关系上的排斥性论证,这两者是不同的语义范畴(万德勒 2002: 211)。

通过下列句子,这个思路很容易贯彻:

- ④ a.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was gradual.
b.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was an event.
c. The event,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was gradual.
d. * That the Germans collapsed was gradual.
e. That the Germans collapsed was a fact.
f. * The fact, that the Germans collapsed, was gradual.

其中有意义的句子 b 和 e 通过系表结构分别在完全动名语与事件、不完全动名语与事实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由于 a 是有意义的,结合 b 即可知 c 同样也有意义。略去 c 中插入的同位语,就可以看到事件范畴与形容词 gradual 之间的搭配关系。按类似思路可以看到,事实范畴排斥这种搭配。

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把 b 中的 event 换成 fact,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而这意味着,结合 a 得到事实和 gradual 之间的搭配。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搭配是有意义的。但这就与我们关于 f 的直觉相冲突,因为 f 是无意义的句子。一件发生了的事情,就其已经发生而言,无所谓是逐渐的还是迅速的。

万德勒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些可以与不完全动名语搭配的成分也可以与完全动名语搭配。这样的成分被称为“宽松的容器句”(loose containers)。相反,有些能与完全动名语搭配的成分,不能与不完全动名语搭配。这样的成分就是“狭窄的容器句”(narrow container)。(万德勒 2002: 223) 例如:

- ⑤ a.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is unlikely.
b. That the Germans collapsed is unlikely.

这两个句子都是有意义的,因此 is unlikely 就是一个宽松的容器句。对照④a 和④d,我们看到,was gradual 是一个狭窄的容器句。宽松容器句造成的困难在于,⑤b 使我们认可 fact 和 is unlikely 之间的搭配,而这诱导我们把⑤a 中的完全

动名语与 fact 对应起来。

在万德勒心目中, 狭窄容器句存在, 就足以区别事实与事件了, 宽松容器句只不过是一种需要排除的干扰。对于这个干扰, 万德勒的策略是利用一套转换方法, 把出现于宽松容器句中的完全动名语改写成不完全动名语(万德勒 2002: 223)。例如:

- ⑥ a. John's singing of Marseillaise surprised me.
b. That John sang the Marseillaise surprised me.
c. That he did it in a pleasant voice surprised me.

其中, ⑥a 所表达的意思是模糊的, 改写后语义精确了。与此同时, 可以注意到, 改写后的形式采用不完全动名语。

虽然没有明确表述, 看来, 万德勒的意思是, 宽松容器句只是一种表层结构(the surface structure), 而就其深层结构(the deep structure) 而言, 应当是容纳不完全动名语的情况。因此, 一般而言, 总是存在把不完全动名语改写成完全动名语的转换规则。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转换语法如何在万德勒的论证中起作用。

3 句法范畴

如果上面对万德勒的叙述是正确的, 那么由此建立的观点就是, 在深层结构上, 宽松容器句只容纳不完全动名语(当然, 这就无所谓“宽松”了), 狭窄容器句只容纳完全动名语。而为了得到事实与事件这个形而上学上的区分, 这个观点所能支持的观点就是, 事实与事件之间的区别是在深层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区别。这又意味着, 不完全动名语与完全动名语之间的区别也是深层结构上的区别。

但是, 在转换语法的框架内一眼就可以看到的问题是, 动名语本身并不属于深层结构, 而是经过转换的结果, 因此不完全动名语与完全动名语之间的区别不可能是深层结构上的。

关于动名语的转换语法分析还是一个争议的课题(Siloni 1997), 我们不想涉及技术问题, 只想指出动名语与句子之间的句法关系。例如:

- ⑦ a.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was gradual.
b. The Germans gradually collapsed.
⑧ a. The running of the race took place at Belmont.
b. The race ran at Belmont.

⑨ a. The Germans' having collapsed was unlikely.

- b. That the Germans collapsed was unlikely.
c. Unlikely, the Germans collapsed.

在这 3 组句子中, 最后一个句子都是不包含动名语的句子, 从中可以看到动名语是如何得到的。⑦和⑧中的动名语都是把原句副词成分提取出来后变换得到的, 这些成分原来修饰的是动词。⑨前两句中的动名语则通过把句子修饰语转换成系表结构得到。

粗略地说, 完全动名语和不完全动名语之间的区别就是: 后者通过保留动词短语的语法特征保留句子的部分句法结构; 而前者把这种结构转换成定语成分, 从而消除动词的特征。

按这个思路, 一个容器句是否可以容纳给定的动名语, 就取决于是否可以按类似上述的方式恢复成有意义的原句。在这样作时, 区分一下容器句中用来修饰动名语的成分在恢复以后是修饰语句还是修饰动词, 常常很有用处。例如:

- ⑩ a. John's singing is possible.
b. John sings possibly.
c. John, possibly, sings.

由于 possibly 是句子修饰语, ⑩a 要有意义, 其中的动名语就必须是不完全动名语。⑩b 中的 possibly 被用来修饰动词, 由此产生无意义的句子。但是 ⑩c 是有意义的, possibly 修饰句子的功能通过作为插入语得到强调。⑩a 之所以有意义, 是因为它能够恢复成有意义的句子, 即 ⑩c。

容易看到, 完全动名语总是一些抽去了修饰成分的动词短语经过转换得到的, 这些被抽去了的成分经过相应的转换就得到万德勒意义上的狭窄容器句。这样, 就可以引入一些名词来表示这个句法范畴。例如:

- ⑪ a.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s was a gradual process.
b. The murder of Caesar was a bloody event.
c. John's kicking of the cat was a deliberate action.

这几个句子中的斜体部分就属于这个范畴, 可以说, 这个句法范畴就是事件。如果我们进而认为, 时间和施动关系也属于语法, 那么这个思路也表明过程和行动也是句法范畴。由此可以表明, 事件至少是一个句法范畴。

要表明完全动名语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放进由动词构成的容器句中,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

过,按照上述思路,原则上似乎还是有这样一个办法:定义一个抽象的动词修饰语 *in — [mode]*,其中的 *[mode]* 相当于动词短语 “v. as such” (“v.” 代表动词) 中的代词 *such*,但作为名词出现。下面的例子表示这种转换:

⑫ a. I heard the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b. I heard *[mode]*. The Marseillaise was sung *in — [mode]*.

⑬ a. I felt the trembling of the earth.

b. I felt *[mode]*. The earth was trembling *in — [mode]*.

这两组句子中的第一个都是需要分析的含有完全动名语的句子,第二行中的两个句子通过转换就可以得到它们。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须要添加的不是新发明。例如:

⑭ a. * The trouble started after hi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

b. The trouble started after time *t*. He sang the Marseillaise at time *t*.

这解释了⑭a 为何不正确。为了得到它的深层结构,须要添加时间成分。但在⑭b 中,时间副词短语 *at time t* 修饰的是动词,因此从⑭b 产生动名语的转换无法得到⑭a。能够得到的动名语是完全的,而非不完全的。

宽松的容器句之所以既可以容纳不完全动名语又可以容纳完全动名语,是因为有些副词既能修饰句子又能修饰动词,有的甚至还能修饰别的成分。例如:

⑮ a. Surprisingly, John sang the Marseillaise.

b. That John sang the Marseillaise was surprising.

c. John'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 was surprising.

⑯ a. John surprisingly sang the Marseillaise.

b. John's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was surprising.

⑰ a. John sang the Marseillaise surprisingly well.

b. ?That John sang the Marseillaise well was surprising.

c. The good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was surprising.

d. ?John's good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was surprising.

宽松容器句可以容纳完全动名语,显然不是

因为比起不完全动名语来说,完全动名语的适应性更强(万德勒 2002: 225),而是因为使用完全动名语确实能在修饰成分移位以后仍然体现原来的修饰关系。因此,⑰ 中的第四句看来就是有问题,从中很难看出表语 *surprising* 是像⑰ 中的第三句那样修饰形容词 *good*,还是像⑯ 中的第二句那样修饰动名词 *singing*。类似的问题在⑰ 第二句也存在。不过,也不能说这两个打了问号的句子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重音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问题。⑰ 第二句中重读 *well*,而第四句中重读 *good* 就可以了。

经过这些讨论我们可以断定,在深层结构上并没有两类动名语的区分,这个区分是语法转换造成的。这意味着事实与事件是句法范畴,至少在初始意义上不是语义性的。

之所以有动名语这样的语法结构,是因为它保存了句子的语法关系。它们被当成名词短语,也是出于句法需要。在强调修饰关系时,句子的语法结构要求被修饰的东西作为名词短语出现。因此,动名语这种特殊的结构就承担着两个方向不同的功能:(1) 体现深层结构的语法关系;(2) 建立新的修饰关系。动名语的分类就是双重功能彼此牵扯的结果。不完全动名语在前一功能上占优,完全动名语则为了后一功能做出了更大的牺牲。

事实与事件的区分依赖于什么叫做一个句法上的句子。不完全动名语对深层结构的语法关系保留得相对完整,这使它们被置于容器句中时更像一个完整的自足的句子,而容器句引入的语法关系则是外加的。因此,把什么称为一个句子,决定会把什么当成一个事实。

句子是原始的东西,事件则更像语法上的构造物。完全动名语之所以是完全的,是因为其作为名词短语的外部要求扭曲了其内部的语法结构。尽管如此,内部的语法结构仍然决定什么成分能够从外面与其搭配,从而决定完全动名语属于何种范畴。

4 语法抑或形而上学

从语言学着眼,本文并不是要提出一种与万德勒相对立的观点。因为,他并没有断定动名语是一种深层结构(Vendler 1968)。作为一名敏感的语言学家,他可能认为,更自然的观点是,动名语经过转换得到。事实上,在形而上学上,本文也不准备反驳万德勒,甚至也不准备提出观点。我们只想在这里沿着万德勒的思路,讨论语言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究竟何在。

正如本文引言所述,语言与形而上学自然而然的接口是语义,因此形而上学范畴对应于语义范畴。于是,语言学对形而上学的可能贡献就是刻画语义范畴。即使是一种语法理论,也对这项工作有积极效果。借助语法理论,我们可以把句子结构中属于语法的限制分离出来,以便锁定语义上的限制,从而区分不同的语义范畴。

万德勒就是按这条思路工作的。转换语法在讨论宽松容器句时起作用,而这种作用恰恰在于说明,宽松容器句容纳完全动名语是一种语法上的假象,通过转换分析可以解除假象,从而表明宽松容器句真正容纳的是不完全动名语。

让我们深入一步。这条思路假定,对于句子存在着可分离的语义限制。这种限制保证能够得到纯正的形而上学结论。这是因为,通过指称关系,句子的语义限制对应于存在物的类别,而形而上学就是对存在物类别的研究。

这个假定需要一个前提,即(A)存在物的类别不依赖于语言。这个前提起作用的方式是这样的:既然语义确定与语言对应的存在物类别,那么存在物类别的独立性就意味着句子的语义接口朝向语言外,语言本身为句子贡献的只是句法;这样,存在物类别对于语言具有独立性,这意味着语义之于句法具有独立性。

在引入句法转换前,我们已经有句法结构这个概念了。各种句法单元按照句法结构结合在一起构成句子。对于句法而言,句法单元不可分析。句法单元具有某些特征,我们依据这些特征将其放入句法结构中。这些特征所规定的句法单元类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句法范畴。仅靠句法结构无法排除无意义的句子,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再引入语义上的限制,合乎这种限制的句法单元类就构成语义范畴。按照这样一种句法结构概念,可以把句子意义作为语言操作的输出。这种操作有两个输入接口:一个是句法接口,一个是语义接口,后者独立于前者。具有给定语义的句法单元按句法结构结合在一起,就得到具有确定语义的句子。

在大部分情况下,句法结构都分层次给出。表层结构的句法单元由更小的深层句法单元构成。例如,带有定语的名词短语可以视为一个句法单元,这个单元由作为定语的形容词和一个名词构成,因此深层的句法单元就包含这个形容词和名词,而不包含名词短语。如果这种结构中的每个句法单元都可以独立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结构是累积性的。在累积性的句法结构中,只需要为最深层的句法单元赋予语义,就可以

最终确定整句的语义。此时,句子的语义接口就位于深层结构中。

如果句法结构是累积性的,那么句子的语义接口位于表层是否可行呢?两个考虑阻止了这种做法。一个是技术上的。要使句法具有递归特性,从较大的单元开始构建句子要比从较小单元开始要困难得多。另一个则是形而上学上的。位于表层的语义接口确定的语义受制于深层的句法,因此,从这样的接口得不到独立于语言的存在物分类。这就与(A)相冲突。

在累积性的句法结构中,表层句法单元的语义总是可以还原成深层单元的语义加句法,因此,独立地给定了语法以后,表层单元的语义由深层单元的语义完全决定。累积性的句法结构具有一种还原论的语义结构。

引入句法转换的概念,也就引入新的结构类型。转换规则所引入的新的句法单元并不是由深层结构中的句法单元直接构成的,而是经过转换。如果不整体地考虑整个表层结构,这种转换的确切意义就无法获得。例如,否定转换并不是只利用原有的句法单元,而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单元——否定词,而这个新的单元如果不借助于整个否定句这样的表层结构,就无法说明它是什么。不难看出,产生动名语的那些转换也是这样的。如果不参照与动名语匹配的那些句法单元,我们也无法确定要用什么样的动名语。但是,该引入什么样的句法单元,却又取决于使用的是何种动名语。容器句和动名语必须同时确定,而这使我们不得不引入范畴来固定一方,以打破僵局。我们也确实引入了事实和事件这样的范畴来说明句子说了什么。

新引入的结构类型不是累积性的,表层结构的句法单元在语义上也不是还原论的。动名语引起的问题在于,容器句的语法特征产生外部压力,而动名语的句法结构受制于这种压力。既然动名语的句法结构对其语义有相应贡献,那么动名语的语义就不可能自足。这一点体现在,即使构成动名语的句法单元已经确定,并且这些语法单元间的句法关系也确定了,由此我们也得不到动名语的实际结构和语义。例如,在 John'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 和 John's singing of the Marseillaise 中,其深层结构中的句法单元相同(都是 John, sing 和 the Marseillaise),这些单元间的关系也相同(都是主谓宾结构),但由此得到的动名语却不同,其语义也不同。

这意味着,句子的语义接口不能停留在深层

结构上。因而,我们得不到独立于句法的语义范畴,进而得不到独立于语言的存在物分类,得不到我们心目中的形而上学。

这正是万德勒的形而上学研究隐含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下述 4 个命题是不融贯的:(A) 存在物的类别不依赖于语言;(B) 形而上学范畴就是存在物的类别;(C) 语义范畴对应于形而上学范畴;(D) 语义学范畴不独立于句法。万德勒的论述表明他同意(B)、(C)。我们的讨论得到了(D)。这 3 个命题合取得到,存在物的类别依赖于语言。这个与(A)矛盾的命题可以称为“语言学的唯心论”(linguistic idealism)。但是,考虑到万德勒属于日常语言哲学家,因而对常识怀有可以理解的同情态度,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也同意(A)。可以说,本文的探讨给万德勒的形而上学计划提出了难题。

按照万德勒的想法,转换语法的价值在于分离出语义范畴,这项工作对形而上学有直接的贡献。但是,在贯彻这个想法时,他还没有对语义和句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仅仅分离出事件与事实两个语义范畴是不够的。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这两个语义范畴受制于语法转换,并且由此得到的语义层级不是累积性的或还原论的。这就是说,语义与语法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接口。至少有些语义范畴不独立于语法,但这种独立性却又是从语法研究得到形而上学的必要前提。

事情的新层次显露出来了。在这个层次上看,产生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我们假定语言在句法上自足,也就是说,句法不依赖于语言外的东西。在这个假定下,语义范畴就面临来自于实在和句法的压力,而这两者彼此独立的关系使我们无法得到稳定成套的语义学范畴。

如果转而认为,语言在句法上不自足,它依赖实在,而这种自足性只不过是我們不得不通过语言的规定来看待一切的结果,那么情况会如何呢?这种看法使语义范畴从双重压力之下解放出来,当我们发现实在受制于语言时,实在所受制的只不过是它本身。

这个一望而知就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可以与万德勒的观点相配合。万德勒声称,语法研究是一门经验科学,它要发现的是关于语言规则的事实,但对于说语言的人来说,这却意味着一种先

验知识(Vendler 1970: ch. 1)。于是,先验知识就成了从语法到实在的通道,沿着这个通道,转换语法有望在哲学中获得一席之地。

可以看出,这个想法走不了多远。万德勒争辩说,先验性是使用语言的结果。他的意思显然不是,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得不预设语法是有效的,而是使用语言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是经验陈述的前提条件。在语法研究中,如果存在一种独立于语法的形而上学图景,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图景来判断所发现的语法规则是否正确。这就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标准。但是,我们的讨论恰恰对是否有这种独立的形而上学图景提出质疑。因此,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语法与实在谁决定谁,而在于是否能够将两者分开。如果不能分开,那我们就没有选择语法的标准,我们不得不同意,在语法上怎么都行。这意味着,语法研究对形而上学什么都没有说。

参考文献

- 译诺·万德勒. 哲学中的语言学(汉英对照译本)[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 Aristotle, *Metaphysica* [M]. In W. D. Ross. *Works of Aristotle*, Vol. VIII. Oxford, 1928.
- Austin, J. L. Truth [A]. Urmson, J. O. & G. J. Warnock. *Philosophical Papers* [C]. Oxford, 1970.
- Austin, J. L. A Plea for Excuses [A]. Urmson, J. O. & G. J. Warnock. *Philosophical Papers* [C]. Oxford, 1970.
- Davidson, D. Truth and Meaning [A].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 Davidson, D. The Method of Truth in Metaphysics [A].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 Siloni, T. *Noun Phrases and Nominalizations: the Syntax of DPs* [M]. Dordrecht: Kluwer, 1997.
- Strawson, P. F. Meaning and Truth [A]. *Logico-Linguistic Papers* [C]. Methuen & Co. Ltd., 1971.
- Strawson, P. F. *Analysis and Metaphysics: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Vendler, Z. *Adject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M]. Walter De Gruyter Inc., 1968.
- Vendl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